

电视文学剧本丛书

乌兰夫

孙明强 编剧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第一集

1、原野 春、日、外

沉重而苍凉的蒙古民间音乐声中，灰暗的大青山在蒙蒙雾气中逶迤起伏。天色阴沉。

被破坏性开垦的土地，乱石棱棱，泛起白色的盐碱。

西北风扬起砂尘、阵阵黄雾遮住整个画面。

（叠印字幕：“一九一九年，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”）

兀立在田野中的一处废墟。墙头上残存的苇箔在微风中索索抖动。（旁白起）

初春的原野没有一丝新绿。晨雾中偶尔飞起的几只乌鸦单调的鸣声，在打破周围的寂静。

2、山坡下 春、日、外

一小群毛皮上沾满尘垢的羊在艰难地寻找着、啃食着隔年的枯草。

山石的避风处倚着一个放羊的少年，大约十三、四岁，高挑身材，手中捧着一本线装书。（旁白完）

以上画面旁白：“这是一块饱受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反复搜刮和残酷掠夺过的土地。本世纪初，这里曾生活着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农家少年，他乳名庆春、学名云泽，后来还曾用过乌云达赉、云时雨等名字。然而，我们所熟悉的却是他的另一个名字——乌兰夫。”

迅速推出的片名充塞画面：《乌兰夫》

少年乌兰夫（云泽）眉头微蹙，神情专注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……”他思索着：“……官，有

不邪的吗？”

3、田间 春、日、外

一张盖着大红官印的地照在地主手中抖动。地主冷笑着：“……这上面盖着官印，看见没有？这地垦务局卖给我了！”

云泽的爷爷头上的伤口渗出鲜血，他坐在地上，阻挡着一辆耕的牲口。一群长工和几个打手模样的人围在他身旁，另两辆牲口也驾着犁停在地里。

云泽的爷爷：“你们抢占我的户口地，还敢打人，你们讲不讲理？”

地主将地照卷起：“……老家伙，想讲理上衙门里告我去！”

云泽的爷爷：“……我，我跟你们拼了……”说着干脆躺在地上：“……你们……你们从我身上犁过去吧！”

地主：“妈的，老辈子想找死呀，我还怕臭了我的地咧！”说着他朝打手们一示意，几个打手一拥而上，不由分说，将云泽爷爷连拖带拽地扔到了地头上。

地主一挥手，长工们扬起鞭子，三辆牲口同时起步，锋利的犁铧翻起泥土，干枯的草棵纷纷倒下被泥土盖掉。画外，远远地响起云泽爷爷的咒骂声和地主打手们的哄笑声。

4、田间小道上 春、日、外

云泽赶着一群羊走来，他手中仍然捧着那本线装书。突然他抬头望去，不禁惊慌地喊了一声“爷爷！”将书塞进衣中，拔腿就跑。

云泽搀扶着一身尘土脸上流血的爷爷，一面走一面急切地：“爷爷，你怎么了？”

爷爷喘息着，摇了摇头，云泽只得扔下羊群，扶着爷爷朝前走去。无人驱赶的羊群边啃着路边的枯草，也向他们走去的方向慢慢地移动着。

5、归绥县政府门外 春、日、外

门口挂着“归绥县政府”的木牌，一旁站着一个无精打彩的卫兵。

云泽和爹爹陪着爷爷往县政府里递状子。

一个差役模样的人佯装和善地：“……‘大照’是政府发的土地凭证，你们没有‘大照’，反倒告人家有‘大照’的占了你们的地，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！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就不追究你算了，快回去吧！”说着转身要走。

云泽爹爹忙上前恳求：“老爷，这地实实在在是我们蒙古人的户口地，求您发发善心，把我们的状子呈上去吧。”

差役不耐烦地：“跟你们说了，谁有‘大照’地就是谁的，你们再闹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云泽忍不住了：“这地是我们祖上开出来的，乡亲们谁不知道！你们凭什么把‘大照’发给汉人，硬夺我们的地？”

差役不觉一愣，继而蛮横地：“你……你这小鞑子，这是要造反呀！老爷就是不收你们的状子，有能耐，你们到都统府里告去”说着朝门卫一挥手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云泽气愤地想追进去：“你别走！你讲不讲理！……”却被卫兵拦住，他还想和卫兵争执，爷爷已气得哆哆嗦嗦：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顿时闭过气去，身体摇晃着就要往下倒，

云泽爹爹慌忙扶住：“阿爸！阿爸！”

云泽只得转身回来帮着搀扶：“爷爷！”

卫兵也跟了过来：“快把这老头儿弄走！”

云泽和爹爹仍在惊慌地：“阿爸！”“爷爷！”

6、云泽家正房 春、夜、内

陈设简陋破旧的农家内室。爷爷躺在炕上，不时发出一两声压抑的呻吟。云泽的妈妈在熬药。云泽的伯母端着一碗粥走到炕前：“阿爸，您老晌午都没吃，喝口粥吧！”

爷爷摇了摇头：“老大去请金元怎么还没有回来？”

云泽爹爹：“您老别着急，我又叫大润二春去迎他们去了，这就快到了。”正说着，云泽冲进屋来：“爷爷，二舅来了！”话音未落，云泽的二舅金元、堂兄云润和伯父一同走进屋来。

爷爷挣扎着想坐起来，金元赶忙走到炕前，将爷爷按住：“您老躺着吧！……”爷爷想要诉说什么，金元忙说：“这事我都知道了，您老先别着急，养身子要紧。”

爷爷固执地：“那，你先说，这官司该怎么打？”

金元为难地：“您老不舒服，天也太晚了，咱们明天……”

爷爷生气地：“现在，你就给我说！”

伯父相劝：“阿爸，金元他赶路也累了……”

爷爷急了，猛然挣扎着坐起来，又痛苦地歪倒。金元无可奈何地扶住爷爷：“您老别生气，我说，我说……”

爷爷闭上眼睛说：“你说吧，这官司……”

金元：“您老可别着急，也别上火，听我慢慢说。这‘大照’原本就是官府专为强卖我们蒙古人的土地牧场用的。

汉人财主有钱买‘大照’，官家就靠卖‘大照’发黑心财，我们蒙古人的地就这么让人家白白夺了。我在总管公署里见为这号事告状的多了，可咱们蒙古人的总管衙门都无能为力，您老到汉人的县府衙门告状，那不是指望狼给羔羊申冤吗……”

爷爷闭上的眼角淌下无声的泪水。

7、云泽家厢房 春、夜、内

云泽、云润兄弟和舅舅金元并排躺在炕上。他们都没有睡意，窗外的月色透过窗纸，映亮了他们心事重重的脸。

金元：“有一首古老的民歌：‘敕勒川、阴山下，天似穹庐笼罩四野。天苍苍、野茫茫、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’说的就是咱们的土默川。这里本是牛羊遍野水草丰美的宝地，可是自从清朝以来，官府就‘移民’‘放垦’，把咱们的牧场当成荒地给霸占去开成农田，逼得咱们无法放牧，只好弃牧务农，学种庄稼，可是北洋政府又用换‘大照’的办法把咱们开的耕地也占了去。这么下去，咱们蒙古人就真没活路了。”

云泽气愤地：“我就不信，咱们蒙古人就没有出头之日！”

云润：“二舅，您说呢？”

金元：“这事我也说不清。你们现在还小，先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学问多了，也许能给咱蒙古人找到一条生路。”

云泽：“念书是好，可贺老师走了，我跟谁念书呀？”

云润：“再说，‘四书’‘五经’咱们都念完了，也没的念了。”

两个孩子都发起愁来。

金元：“你们想不想到归绥城里去上官学堂，那里是官费，不要学费还供饭吃……”

云泽一跳而起：“真的？我去，大哥，你呢？”

云润：“有这么好的事我当然想去，就不知道人家官学堂收不收咱们。”

金元看着两个孩子微微地笑了。

8、云泽家正房 春、日、内

几个男子汉围坐在炕桌边商议大事。爷爷躺在炕上。

云泽爹：“……我不是不愿意让孩子念书，可他都念了三年多书了，将来有机会就在村里教个书，这些年的墨水也算没白喝，没机会就在家种地算了。”

云润爹：“要不就让二泽去吧，这孩子聪明，又用功，没准能有个出息。大润已经是十五的半大小子了，家里的活也能帮上把手……。”

爷爷躺在一边听着、想着、忽然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说：“你们都听我说。”

屋里的人都答应着：“哎！您说吧。”

爷爷：“我老了，你们这一代也就是这样儿了。金元说让两个孩子进城念书我看这个主意对呀，……”他喘了喘气又艰难地说：“……咱们现在尽受人欺负，吃的是哑巴亏呀。叫他俩去念书吧，说不定将来会有长进，不再过受人欺负的苦日子了……”。

9、云泽家院内 秋、日、外

云泽云润要进城去念书了，他们的母亲在为他们拆洗被

褥。

二舅金元在给云润剃头剪辫子。

云泽已经剃光了，穿上了新的布衫，虽然有些大，却精神多了。

金元一面熟练地动着剃刀，一面说：“男人留辫子是清朝的规矩，清朝倒台了，城里人早就不时兴留辫子了。你们要是带着辫子进城上学，别人该管这叫猪尾巴了。”

全院的人都高兴地笑起来。

10、进城路上 秋、日、外

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云泽、云润和舅舅金元坐在一辆进城的马车上挥着手向家人告别，全家人都在院子外面相送。赶车人打了一个响鞭：“驾！”马车轻快地跑了起来。

（旁白起）

马蹄声中、云润、云泽在兴奋地交谈着什么。

赶车人扬鞭催马。马车在原野上奔驰。

马蹄在奔跑。车轮在滚动。

金元和两个少年一起在谈着、笑着。

马车迎着朝阳远去。（旁白完）

以上画面旁白：“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‘五·四’爱国运动，云泽和云润这两个蒙古农民的儿子，就在这孕育着时代暴风雨的时期，离开了家园，投向了沸腾的新的生活。”

11、土默特高等小学校门口 秋、日、外

清晨，同学们陆续走进校门。穷苦孩子和富家子弟各自成群结伴，说说笑笑。他们大都是步行，也有少数坐马车的。

12、操场上 秋、日、外

上学的同学陆续走过，一些住校的同学则三三两两在锻炼或读书。其中有云泽、奎璧、云润、佛鼎、康根成。

云泽、云润在互相监听对方背诵课文。

赵诚领着一个夹着书包的插班生走来。向云泽等介绍新来的同学：“各位同学，本喇嘛赵诚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学，他也可算是半个喇嘛……”同学们笑着围了过来。

新来的同学却有点腼腆地：“我叫多松年，小名叫多寿，是从石王庙小学转来的。”

奎璧对赵诚：“请问赵诚同学，你为甚说人家是半个喇嘛呢？”

赵诚：“报告奎璧同学，他住在席力图召，他六老爷是召里的喇嘛，他和喇嘛吃住在一起，又和本喇嘛是朋友，自然可算是半个喇嘛。”

同学们都笑了起来。康根成伸出手来，一把握住多松年的手：“半喇嘛同学，你好，我叫康根成。”

大家又笑了，多松年有一点不好意思，这时，佛鼎走上前来和多松年握手：“多松年同学，欢迎你，我叫佛鼎，佛教的佛，钟鼎的鼎。”多松年高兴地微笑了。

13、学生宿舍内 秋、日、内

星期天，云泽、云润、奎璧、赵诚在复习功课，他们时而凑到一起相互探讨，时而各自动脑子。

窗外一群打球的同学闹轰轰地跑过。

14、校门外 秋、日、外

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坐马车去郊游。

15、学生宿舍内 秋、日、内

奎璧、赵诚、云润完成了作业，他们想邀云泽一道上街去玩。

赵诚：“云泽，走，咱们几个上街转转去。”

云泽歉意地一笑：“真对不起，昨天赵老师给我留了几道算术难题，让我星期一交答案，我去不了啦！”

奎璧：“今天是星期天，你也不出去玩玩，这样下去可就真要变成书呆子了。”

奎璧等人走了。宿舍里只剩下云泽一人。

少顷，多年松推门进来：“云泽，你没出去，太好了，我这道算术题怎么也弄不对，你帮我解解好吗？”他拿出作业凑到炕边。

云泽：“好的。”二人专心探讨起来。

16、教室中 秋、日、内

张老师在上课，黑板上画了中国地图：在山东省里标着一个“德”字；在东三省、福建省标着“日”字；广西、云南标着“法”字；长江流域标着“英”字；太平洋上写着一个“美”字，一个大箭头指向中国。

张老师：“……祖国，是我们世代生活的家园，就像养育我们的母亲一样。我们的家园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，我们的母亲被一群野兽包围着，被咬得遍体鳞伤……”

同学们愤怒的面孔。

云泽眉头紧锁，他一面听着张老师的话，一面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描绘着黑板上的地图。

17、教室中 秋、夜、内

天黑了，讲台上点着一支蜡烛。云泽、多松年、奎璧、赵诚、云润、佛鼎等还在热烈地议论时事。

奎璧：“……我不信，中国人就永远这样任人宰割，总有一天大家会起来跟洋鬼子干！”

佛鼎：“可是从太平天国以来，中国人也没少跟洋鬼子干，可总是失败，现在连小小的东洋鬼子也敢提出灭亡中国的‘廿一条’……”说着，他气愤地抖着一张旧报纸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沉思的云泽被旧报纸吸引，忙伸过手去：“给我看看，我还没有见过这‘廿一条’全文呢。”他接过报纸，翻看起来。

云润从云泽身后站起身来说：“为什么，我看就是中国人不齐心。”

赵诚：“对，要是全国老百姓都齐了心，就一定可以赶走洋鬼子！”

多松年深思着说：“可是，还得有好的领头人才行”。

佛鼎：“是啊，好的领头人在哪儿呢？”

大家沉默了。

云泽还在看“廿一条”。他越看越气，不禁骂起来：“强盗，野心狼！”说着竟将报纸撕碎。

大家吃了一惊。

佛鼎：“哎，这报纸是我借来的……”

云泽不好意思地：“啊，对不起……”

教室外有人喊：“云泽、云泽，有人找”

云泽：“哎，来啦……”，他对佛鼎抱歉地：“回头我给补上。”说着，起身匆匆走出。

18、操场上 秋、夜、外

李裕智迎向匆匆而来的云泽：“这么晚了还在教室里用功，我给你的《新青年》看完了吗？”

云泽：“看完了，我去拿来。”

李裕智：“不忙，一会儿再去吧！”他又将一期《新青年》递给云泽：“这儿还有一期，你加紧看。”

云泽：“太好了，谢谢你！”

李裕智：“你对‘廿一条’怎么看？”

云泽：“我刚刚看到全文，这是地道的亡国条款、卖国条款。”

李裕智：“咱们归绥就有个日本鬼子的走狗，给日本人在中国办电厂，把咱们中国的权益出卖给日本。”

云泽：“你说的是天津商人沈文炳吧？我知道。”

李裕智：“咱们蒙古族的有识之士荣祥先生，代表咱们归绥，已经向实业部申请办归绥电灯公司，和沈文炳这个洋奴才抗衡。”

云泽：“有志气，咱们应该支持荣祥先生，把沈文炳打垮！”

李裕智：“‘大盛魁’的经理段履庄和一些绅商名流也支持荣祥先生，我们应该和社会各界联合反对沈文炳。”

云泽：“咱们应该去和同学们商量一下……”

19、归绥电灯公司筹备处 秋、夜、内

荣祥与段履庄在交谈。

荣祥愁容满面地：“段经理，我归绥电灯公司业经实业部备案，厂房已开工兴建，沈文炳竟倚日本资金实力，公然抢先建厂房、运机器、立电杆、架电线、直欲置我公司于死地，本人以为，我归绥绅商各界应联名上书投诉，恳请实业部主持公道，予彼以制裁。”

段履庄：“如今连段执政都拿日本人当主子供着，沈文炳有日本人撑腰，实业部哪敢帮咱们说话！”

荣祥忿然拍案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等岂可忍气吞声，任沈文炳之辈横行！”

段履庄：“是呀！这口气难咽呀！”

20、教室内 秋、夜、内

云泽激动地：“……他们还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横行霸道，随便往人家大门口、院子当中、农田、菜地里栽电杆……”多松年插话道：“就是，他们占了人家的地，还不许人家在电杆周围三尺以内种庄稼……”

学生们议论纷纷：

“太霸道了！”

“狗仗人势！”

“把祖宗都卖了，败类！”

“卖国贼！”

李裕智站起来说：“咱们能让这个帝国主义走狗这么横行霸道吗？”

大家众口一词：“不能！”接着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：

“咱们揍他个洋走狗！”

“找上门去，和他辩理！”

多松年：“他强占别人的地栽电杆，咱们把电杆给他挖掉！”

云泽：“砸他的电厂！”

李裕智：“大家说得对，咱们是得惩罚这个奸商，大家看，咱们这样干行不行？……”他放低声音，大家围拢来听着。

21、街头 秋、日、外

学生的游行队伍在归绥街头行进。标语小旗挥舞，激动的人脸涌动，高扬的臂膀、紧握的拳头如林如潮地涌来。

口号声此起彼伏：

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！”

“中国人自己办电厂！”

“抵制日资，保障主权！”

“抵制日货，关税自主！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走狗！”

“不许沈文炳办日资电厂！”

领着喊口号的是云泽和佛鼎。

在队前指挥的是李裕智。

22、沈文炳的电厂门外 秋、日、外

学生队伍围在电厂大门外。“土默特高等小学校”的旗帜在队伍中挥舞。

电厂大门紧闭，学生们在敲门。他们齐声呼喊：“沈文炳，滚出来！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走狗！”

“不许给日本人办电厂！”

“归绥中学”的旗帜下，李裕智和吉雅泰、云泽在商议。

电厂大门口，学生们还在撬门。

李裕智和云泽领着几个扛梯子、扛桌子凳子的同学一齐往门口架梯子、桌凳。李裕智首先翻进大门，云泽也跟着跳进门内。

门开了，电厂里的人早已没有踪影。

学生们高举斧头、锹、镐一拥而入。

铁锹捣碎了玻璃。

铁棍、斧头砸烂了仪表。

变压器被砸。

学生们愤怒的、兴奋的脸。

未开箱的机器箱被砸。

经理室的门被砸。

工厂的牌子被砸。

学生们和围观的群众欢呼、鼓掌。

23、街头 秋、日、外

李裕智和一个中学生在拉大锯锯电杆。

云泽爬上一根电杆在剪电线。

学生们满头大汗在挖电杆。

斧头飞动在砍电杆。

市民兴奋地围观。

一根电杆倒下。

人们欢呼。

24、市郊田野 秋、日、外

一根电杆倒下。

农民欢呼。

李裕智一面擦汗，一面扬手向围观的农民说：“大爷叔叔们，你们把电杆扛回去当柴烧吧！扛吧！”

农民们笑着，却没人动手。

一个中年农民勇敢地走出人群：“你们不扛我可不客气了！”他朝身后的一个小伙子说：“二傻，来，咱扛它回家。”二人扛起电杆就走。

人群中有人喊：“对，扛走当柴烧，让沈文炳连尸都找不着。”

“咱们都扛呀！”

“干脆，咱们也下手挖吧！”

云泽举起一段电线喊：“这东西能当绳子用，你们也拿走吧！”

一个青年笑着接过电线：“我要了。”他将电线收拢来。

农民们奔向尚未放倒的电线杆。

学生们高兴地笑了。

25、归绥电灯公司筹备处 秋、冬、日、内

荣祥、段履庄与绅商界人士聚会，土旗总管、归绥警察局长也在座。

土旗总管高兴地：“……学生们每次上街游行，本人总耽心他们行为不轨、生出事来。都统大人也三令五申，要各

校严加整饬，没想到，这回学生们倒为咱们办了一件好事，出了一口恶气……”

一位绅士：“总管大人何不嘉奖勉慰众学生一番，鼓励他们今后多为地方效力！”

荣祥道：“清末以来，我国积弱太甚，洋人趾高气扬且不说，即沈文炳之流，也敢倚洋人之势，横行乡里，若不是学生们敢作敢为，我等也只有忍气吞声……可长此以往，真是不堪设想，所以学生们功不可没啊！”

在场的人大都表示赞同。

警察局长却不无耽心地说：“这次学生砸电厂，本人也觉得扬眉吐气。可就怕洋人不肯善罢甘休，上峰难免不加追究。到那时，各位干系固然不大，本人身为警察局长可就难交待了，这……”

段履庄说：“局长大人不必耽心，敝号已派人打听清楚，这沈文炳虽然在北京上告了，可眼下各部衙门都自顾不暇，哪有功夫理他哟……”

荣祥道：“我归绥电灯公司应加紧筹建，力争明年内开机发电，以造福桑梓，也不辜负我青年学子此番义举啊……”

26、教室内 冬、日、内

同学们在互相观看刚发下来的算术试卷。

赵诚扬起一份试卷喊道：“多松年得100分了！”

同学们都有些意外。

佛鼎说：“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！”

奎璧：“云泽，这里边可有你的一份功劳呀！”

云泽：“有他那股拼命的劲头，这100分只是个早晚的